



编者按

她们是妻子,她们是母亲,她们是女儿,她们是同事……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。  
今天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,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,本报《九日山》版特别推出专题,向伟大的女性致敬!

## 可爱的闽南嗟某

林清秀



勤劳朴实的闽南嗟某 李想 摄

下得厨房,在外叱咤职场,在内把家打理得秩序井然。  
我见过最暴躁的女人是闽南恰(凶恶)嗟某。纷纷扰扰的菜市场,她不大的眼睛一剌,没人敢掂斤少两。三两句话不合她翻脸好似翻书,非得和你争个高低短长,一转身复又云淡风轻拉你唠嗑起家常。若你碰巧遇见一双百年冤家吵吵嚷嚷,你定能看见,那个大嗓门“哇啦哇啦”的赤嗟某,她的嘴里为他骂着粗,她的眼里为他流着泪,心里早已经为他支起一把伞。

你是不是和我一样,见多了这样的闽南嗟某,她们乐天知命地结婚,生子,攒钱为团娶亲、给因陪嫁,再攒足够的钱,盼孙出生拉扯孙……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,莫过于娶了最可爱的闽南嗟某。

这让我想起我祖母辈、母亲辈的大嗟某,她们是一辈、一辈的惊蛰一过,草度水木便开始槽过动、复苏、绽放。窗外的雨滴越来越大,我的心越来越沉静。亲爱的妈妈,“三·八”妇女节就要来了,可我已经小半年没有回家看看您了,打开钱包,看到您曾经鼓励我的字条,我忽然也想提笔,祝您节日快乐!

原谅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孩子,但我所有的情感都在文字里。经历了疫情防控,再到“就地过年”的号召,我不顾您的心疼,还是以一名驻村干部的身份选择了留在基层过年。您热切不过我的选择,只能在电话那头唠叨几句并嘱咐我一个人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

读书那些年,您把我送去了寄宿学

校,偶尔恰过,却默默鏖着的传统闽南嗟某。她们一生的信仰是打捕(丈夫)和儿女,即使白发苍苍,皱纹丛生,腰腿赘肉狠狠箍住曼妙身段,也不知艰辛为何物,更不会慨叹命运磋磨。她们总是几十年如一日,早起晚睡,不知疲倦地扫洗拖抹,虔诚恭敬地敬香拜神,却唯独忘记了,自己也曾是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可爱的水嗟某。

所以啊,哪怕我没有天籁之音,我也要在女王节引吭高歌,唱给深处可爱不自知的闽南嗟某听

校,却不知道每月回家是最开心的事情,开心不是因为回家能吃到您做的饭,而是您总会悄悄地写一张纸条放在桌上。每次独自回家无人时,我总能忽然发现您写的字条:“饭菜做好了,记得热一下,我们晚点就回家”,我也因此常常能感受到爱的温度。虽然经常回家扑了个空,但我知道你们是在在外为孩子打拼,我便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方式。印象很深的一次,害羞的我甚至连开口祝您“三·八”节快乐的胆量都没有,于是,我和往常一样,写了张纸条压在碗底,密密麻麻的字只想悄悄地祝您节日快乐。

您发现后开心了一整天,打电话跟我说“谢谢女儿,妈妈很感动也很知足。”后来才得知,您那天开心地拿着纸条跟左邻右舍的阿姨炫耀,使劲夸我懂事又乖巧。我才明白,原来节日祝福对于母亲,是如此简单的快乐。

只是后来,回家从一周一次到一个月一次再到现在的是一年一次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每次电话里都是关于“过得好不好,身体有没有照顾好”的话

——漂亮的让阮面红的闽南查某,温柔的让阮心疼的闽南查某,能干的让阮震撼的闽南查某,恰恰的让阮放不下气不起来的闽南查某。

## 爱的纸条

黄雯娇

题。每当“三·八”节来临之际,纸条的祝福也慢慢变成了短信祝福,母亲也再没收过纸条了。

我从来不是完美的孩子,但您是最完美的妈妈,您为我做的一切,照耀了我的一生。全世界在催我长大,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。

记得有一次回家,正在擦桌子的您背对着我念叨:“还挺怀念你写纸条的那会儿,看完总能让我开心一阵子。”说完,您转身咯咯冲我一笑,一角角尾纹便出来,头发也多了一缕缕白发,让我竟难以分辨,老了的,究竟是我的母亲,还是我的岁月?

时间的流逝是无言的,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悟时,一定是在深深的回忆中。似乎于我,有了白发的母亲正以一种——充满无限关怀、无限牵挂、无限怜爱的目光,在背后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。

当我落笔于此,我猜想我的母亲也正以温情,以善良,以微笑,对着人生,对着期待,对着我。

希望借这个节日,向您说一声谢谢,下一次回家,我就带上爱的纸条。

## 母亲进城

黄仲远

宫,分不清东西南北。幸好大姐的汽修厂开在不远处的地方,偶尔会过来跟母亲坐坐聊聊天,母亲一直惦念的是乡下味道,一出门都是认识的,见面可以聊几句话,不感觉到陌生的环境。

每次进城,母亲最开心的就是看宝宝吃饭。宝宝吃多了,整碗吃完,她最开心,见证宝宝成长是她幸福的事情。从刚出生到满月、四个月、周岁,母亲总是充满着爱。陪母亲逛街,半天下来,母亲最先看的不是质量,而是盯着价格看,一看到她内心觉得贵的,就一直说不用买,家里有。母亲说,在城市消费高,乡下几毛钱一斤的青菜,在城市要卖好几块,而且老家的蔬菜还是纯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。母亲进城后,家里的快递盒、饮料瓶等不在被当作垃圾丢掉了,而是被她收罗起来,放在生活阳台的一个小角落,说是等积攒得差不多,就卖掉。这样阳台的废物就日渐多了起来,有时候,我们就说这里快成了垃圾回收站了,母亲总说,等明儿收破烂的过来我就卖掉了。

母亲从不空手进城,每次都扛着乡下的米、面、菜、油等;走的时候也不空手,把每天剩饭剩菜收集起来晒干或者放在速冻层带回乡下喂鸡喂猪。父亲精于地里的农活儿,对料理家务甚是不屑,所以家务向来由母亲操持。临行

前,母亲一定会反复交代父亲,猪该怎么喂,鸡什么时候收进笼,直到开车的一遍遍按喇叭催促,母亲才慌慌张张上车。上车后,她仍不放心,头伸到窗外,放下行李的母亲,总是先去鸡窝猪圈看看最近家禽牲畜有没有长大,生怕父亲待慢了它们。

刚开始,母亲对智能电饭煲不懂得使用,可能是由于她不认识字吧!经常按错按钮,煮饭弄成煮粥的,有时候还煮不开锅,妻子总是安慰她道:“以后记得按哪个就好啦。”母亲和大多数农民一样,进城,开始另一种生活,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。记得第一次去超市坐电梯上去,看着这奇怪的楼梯,她一脚先跳了上去,可吓坏了我们。实际上,母亲不敢想象的事有很多,比如智能手机电脑,这都是母亲眼中的神奇事物,与她隔着远超过一把锄头的距离。面对着迅猛发展的科技新事物母亲叹息着,人也太聪明了。对于什么神舟飞船登上月亮,她到现在还一直讲,觉得这就是很稀奇的事件。

冬去春来,四季变迁。来城市久了,越来越发现母亲开朗起来了,开始融入城市,时不时会到同个小区的老家跟人家聊个天,或去公园里看广场舞,无形中拉近了她与城市的距离!

## 墨香武崇

主办单位: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



林培养,南安官桥人,供职于南安市五星中学。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泉州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南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### 品评

## 培根固本开生面 养气涤尘润慧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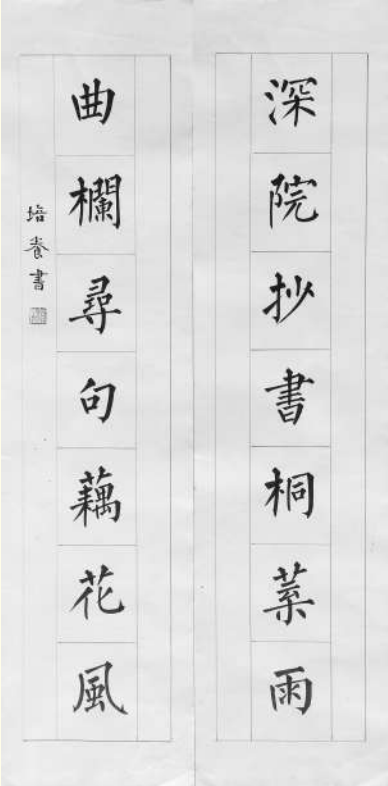
(杜鹏飞,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,博士生导师)

培养兄书法植根于传统,承接魏晋文人雅书传统之余脉,从钟繇入,又从钟繇出,一入一出之间已成自家面目。简而言之,培养兄的书写技法是过关的,是超乎古代书家平均线之上的;其书法风格整齐而不刻板,统一却能生动,这是成熟的标志;其书写内容是有文人传统的,每一题跋,均经过深思熟虑、字斟句酌,既能切合对象,亦能自舒心机,于是可读、耐读。没有见过培养兄的榜书大字,不敢妄评,仅就其小楷和小行书而言,在书生有限的视野内,当下中国书坛能到如此水准的还是有一批的。如果同时考量学识修养和读书作文的功夫,就不多了。众所周知,题跋更难于一般的书写。如北大才子熊长云兄所言:“题跋基本是文史考据、书法、文采的全面上阵,且是短板效应”,此诚为知者之言。

从近年所见不多的碑拓、典籍、器物 and 书画的题跋来看,当代书坛许多所谓名家的题跋大多是拿不出手的,或者直说是不及格。真正能够入书生法眼并为书生所景仰敬佩者更稀,培养兄就是这不多的几位之一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培养兄希望我能随便写几句的时候,我欣然应命。虽然深知人微言轻,深知言多必失,仍不惜借培养兄的酒杯,浇一浇自家胸中块垒。

不知玉叩、九喜、长云诸兄以为如何?

### 赏鉴



### 书话

何须故作惊人笔,写得性灵品自高。

培養